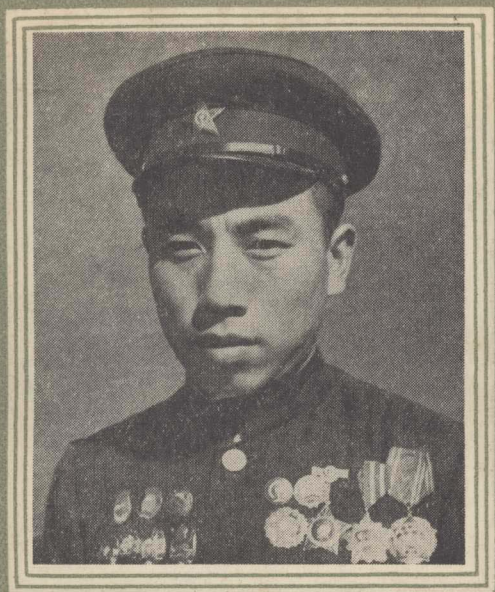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鄭錫坤的故事

古 雲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民3

書號：0253

鄭錫坤的故事

著者：古

雲
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印刷者：外

文印刷廠
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
發行者：新

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印數：1—8,500

字數：15千字

1955年1月第一版

印張：1 1/18

195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1,100元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寫的是全國鐵路勞動模範鄭錫坤的模範事蹟。

鄭錫坤是東北的火車司機。一九四九年，東北鐵路運輸很忙，車站上有些貨物不能及時地運出去。照傳統的說法，機車能拉多少噸貨物，是有一個定額的。但鄭錫坤根據經驗，經過研究，肯定機車有潛神力，可以超過那個定額，爲了加強鐵路的運輸效率，他決定讓機車多拉貨物，可是有些人認爲那樣做是違反科學的。鄭錫坤和他們全組的同志，經過不斷地努力，創造了奇蹟——機車可以超過定額多拉。後來他又在黨的支持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，克服了許多困難，不斷地取得更大的成績。事實的教育使大家都認識到了機車的潛神力。現在，全國的司機同志正在以同樣的精神，不斷地提高鐵路的運輸率，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有利的條件。

目 錄

一	從火車上說起	1
二	青年號	4
三	香瓜和豆角	8
四	奇事	11
五	沒有獎勵的時候	15
六	感謝蘇聯老大哥	18
七	六十九輛呀!	21
八	突破分水嶺上的難關	24
九	會見毛主席	28
十	電報	30
十一	歸根結蒂	34

從火車上說起

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個早晨，有一列火車從瀋陽開往撫順去。火車飛快地奔馳着，樹木、房屋，一眨眼就掠過去了。旅客們談論着：“真快啊！要是在以前，咱們走這趟路得多化好些時間呢！”

火車開到一個叫李石寨的站上停住了。車剛停下，就聽見另有一列火車轟隆轟隆地從正前方開過來。

這時，坐在一起的兩位鐵路職工，其中一個用肩膀碰一碰他的同伴說：“喂，快點數，別弄錯了。”對方沒有答話，只是點了點頭。於是，他們兩人都緊張地向窗外盯着。盯着盯着，一列貨車從這列火車的旁邊擦過去了。他們兩個也就不約而同地數起來：“一二三四……”數得非常認真。

“真奇怪，數這個幹什麼呢？”旅客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瞅着這兩位鐵路職工。

一直等到這一長列滿載着木材、煤炭的貨車過完的時候，這兩位鐵路職工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氣，高興地說：“八十二輛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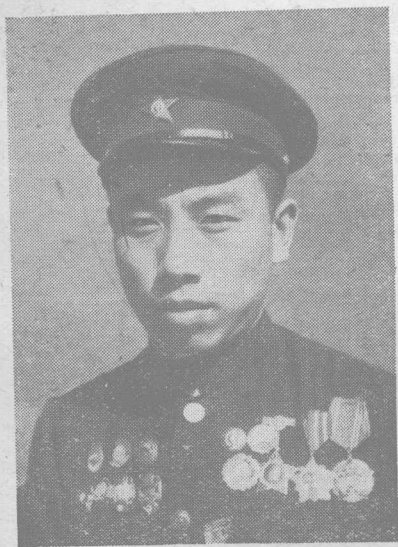
他倆這麼一說，乘客們都叫嚷開了：“怎麼？八十二輛嗎？”大夥兒向來沒有聽說過一個火車頭能拉這麼多的車皮。因為在解放以前，誰都知道，要是一個車頭能拉四十多個車皮，就算了不起啦，哪裏能拉八十二輛呢。

兩位鐵路職工見到大家這樣驚奇，反而呆住了。停了一會，才有一位說：“這還算多嗎？”大夥還是驚奇地瞪着兩眼，這位同志接着又說：“八十二輛不算多，前些時候，蘇家屯的二五二號機車還拉到一百多輛呢！你們想想看，莫說都是重車，就算都是空車吧，那該有多重呀。排起隊來，整整有三華里多長哪！現在一個火車頭能頂從前好幾個哩！”

說到這裏，另外一位鐵路職工插嘴說：“這就是鄭錫坤的功勞。超軸運動是他打的頭砲。”

旅客們一聽到“鄭錫坤”三個字，都七嘴八舌問開了。這個問鄭錫坤是怎樣的一個人，那個問鄭錫坤怎樣打的頭一砲。

兩位鐵路職工忙着回答大家的問題，大家也聽得很有興味。這時，一位旅客忽然大聲問：“同志，鄭錫坤對國家的貢獻到底有多大呀？”這一問，倒把這兩位鐵路職工問得愣住了，他們想了一想，才開口說：“一種創造的價值，有時候是很難計算的，不過咱們只要想一下，本來一個機車規定拉一千八百噸，可是他拉了四千噸，這不就是等於節省了一個多機車



鄭錫坤

嗎？不就是等於給咱們國家增加了一個多機車嗎？他的辦法大家都照着做，那不是等於替國家增加了許多機車嗎？這還只是說‘多拉’的；還有‘快跑’呢，鐵路上的時間，是每一分鐘都要計算的，如果‘快跑’了一個小時，那就是件

了不起的事情……”正當大家聽得帶勁的時候，火車進站了。那兩位同志站起來向大家說：“對不起，我們

到站啦，再會吧！”

談話就這樣結束了，“鄭錫坤”三個字給乘客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。可是鄭錫坤的故事究竟是怎樣的呢？這就要咱們從頭談起了。

青 年 號

鄭錫坤是個粗眉大眼、身子頂結實的年輕小伙子。技術很好，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他是“一二四”號機車的司機長。他和別的工人兄弟一樣，在舊社會裏受盡了折磨。解放後，他覺得自己渾身是勁，可就不知道怎麼個使法。

有一天，他聽到哈爾濱機務段出了個模範機車，叫“毛澤東號”。司機長的名字叫李永，因為工作得出色，人們都稱他“老英雄”。

這件事情使鄭錫坤非常激動。他想：“在舊社會裏，工人連牛馬都不如，今天能過人的生活，已經是翻天的大事了，怎麼還能夠當英雄呢。”

他就仔細地打聽李永的事情。原來“毛澤東號”

機車，是由一輛破機車修成的。因為李永避免了三次惡性事故，在一九四七年，他被選為勞動英雄。後來又因為他領導的“毛澤東號”機車能省煤、省油、而且保護得好，所以他又被評為全段的模範。當時一般機車一個月只能走三四千公里，可是“毛澤東號”却能走五千多公里，所以又光榮得到“機車領袖”的錦旗。鄭錫坤又



“毛澤東號”的司機長李永

打聽到一輛和“毛澤東號”機車齊名的“朱德號”機車，司機長叫郭樹德，還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小伙子。鄭錫坤想：“李永的經歷，郭樹德的年紀，都和自己差不多。可是他們已經做出了非常出色的事情，難道自己不能工作得更好嗎？”鄭錫坤開始明白一個主人翁應該怎樣工作。

這時，段上成立了先鋒隊，先鋒隊的隊員都是積極分子，鄭錫坤也給調來了。先鋒隊有五輛機車，其中有一輛是一〇五號機車，這輛機車是同志們爲了給“五一”節獻禮，把一輛壞車修成的。鄭錫坤當了這輛機車的司機長，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七八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。雖然這幾個人技術不怎麼好，有的根本還沒有燒過火，但是鄭錫坤想得通，他認爲這幾個人年輕熱情，思想進步，在技術上也一定會很快熟練的。他把這個想法和幾個小伙子一討論，大家都滿有信心。他們都覺得這台死車復活的機車的來歷不簡



鄭錫坤當了一〇五號機車的司機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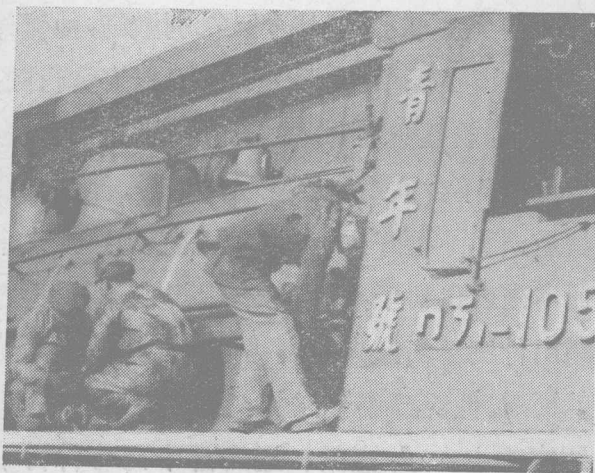
單，想給它取個心愛的名字，經過領導上同意後，這輛機車就被命名為“青年號”，也叫“青年先鋒號”。他們望着這台油漆一新、閃閃發光的機車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，他們決心向“毛澤東號”機車學習，學習他們努力工作和愛護機車的精神。

七月一日，“青年號”正式出車了。鄭錫坤已經開過不知道多少次車了，可是今天特別激動，他覺得這台機車的來歷不簡單，自己一定要保證安全行駛，不出任何事故，並且一定要把機車保養好。

當時，有不少人對先鋒隊議論紛紛。他們說：“火車有軌道，開得再好也不能離開軌道跑！”“火車這玩藝兒本來就很科學，什麼都有個規定，開得再好也不會開出什麼新名堂來！”鄭錫坤聽了這些話，從心眼裏就反對。他說：“不管你們怎麼說，反正我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，應該和過去當牛馬時幹得不一樣。舊態度、老辦法，哪能建立起新社會？‘毛澤東號’機車只是一台很平凡的機車，可是做出了很不平凡的事情，我們‘青年號’當然也可以……”

香瓜和豆角

八月十八日這天，天氣晴朗，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中，雖然已經是初秋了，天氣還很熱，這時正是蔬



鄭錫坤他們正在擦車

菜、瓜果最多的季節。

上午十點鐘，“青年號”機車開進了清原站。鄭錫坤他們停了車後，照例忙着擦車。

這時有兩個人，一個高個子，一個矮個子，急忙

忙地向他們走來。高個子的問鄭錫坤說：“同志，鐵路上有滿軸這回事嗎？”鄭錫坤抬起頭，打量了他們一眼說：“有這回事啊！”矮個子的忙插嘴說：“啥叫滿軸？”鄭錫坤回答說：“機車拉滿路局規定的噸數，就是滿軸。”矮個子又焦急地問：“滿了軸就不能再滿了？”鄭錫坤說：“按照規定，是不能再滿的。”

這兩個人嘀咕了一陣，高個子的又對鄭錫坤他們說：“每次過來的車，都說是滿軸、滿軸，那麼到啥時候才拉我們的東西呢？”他一面說，一面用手指指站上停着的四個車皮說：“同志，你看，這四個車皮，兩個裝的是香瓜，兩個裝的是豆角，我們要運到瀋陽去的，可是已經在這裏等了兩天兩夜；再等下去，就要爛光了。”

鄭錫坤一邊聽他們說話，一邊想：“最近貨物多，每次過站的車差不多都是滿軸，自然不願意再帶這四個車皮；而且這段路不好走，前面還有個大坡道，誰都不願意多拉東西冒險……”這時，那個高個子的又懇求鄭錫坤說：“同志，你能替我們想想辦法嗎？要不然，東西爛光了，多可惜。”鄭錫坤想：“貨爛了，兩個商人的損失不說，還要影響到瀋陽市人民的需要

啊！”想到這裏，他就說：“我想想看吧。”

站上的同志也爲這事考慮了很久，香瓜最容易壞，所以就叫“青年號”機車先把兩車皮香瓜拉走，這樣，“青年號”機車正好達到滿軸。

那兩個商人再三地請求站長，要求把兩車皮豆角也讓“青年號”機車一起帶走，但是站長堅決拒絕了。商人失望地退到一邊，那個矮個子埋怨起來了，說：“這叫啥人民鐵道啊！”

鄭錫坤聽見這話，有些不安，他想：“滿車的東西在鐵路綫上壞掉了，人民鐵道是要負責任的！自己是人民鐵道上的工人，也要負責任！我們不能光是嘴裏說爲人民服務，却讓農民兄弟辛辛苦苦種起來的蔬菜，爛在車上運不走，又讓城市的人民少吃了菜，這算什麼爲人民服務呢。再說自己是個青年團員！”他決定去要求站長，讓自己把這兩車皮豆角一起拉走，但是這樣一來，“青年號”機車就要超軸六十噸。這是鐵路綫上從來沒有過的事；而且前面還有一個大坡！

去見站長之前，他又細細地考慮了一下。他想：“一台機車拉多少車皮的定額，是日本人規定的，日

本人的定額一般很保守。再說那個時期，誰也不願意給鬼子多賣氣力，越少拉越好。解放後，大家的覺悟程度提高了，也願意拉滿軸了，拉了滿軸，並不感到特別費勁，這就證明機車還有潛在力。如果李成喜的燒火技術能再好一些，如果把汽門開滿，機車的動力就會更大一些。”鄭錫坤考慮後，就把自己想的跟伙伴們說了，伙伴們聽了，都覺得鄭錫坤分析得對。李本棟、李成喜兩人也是青年團員，他們向鄭錫坤說：“老鄭，放心幹吧！我們保證把火燒好。”李本棟知道李成喜燒火的技術差，上坡的時候，可能有問題，所以又加一句說：“上坡燒火是我的事！”

技術問題解決了，鄭錫坤的信心更高了，他馬上就去找站長，請求多拉兩個車皮。

奇 事

他找到站長，心想站長一定會支持他。哪裏知道站長一聽，就連來了幾個“不行、不行”。

站長說：“你們的車已經滿軸了，再加車皮怎麼

得了！偽滿時期，頂好的機車也不過是個滿軸，從來沒有聽說過滿軸以後還要超軸！”鄭錫坤說：“偽滿時期是偽滿時期，現在是現在。偽滿時期，誰都不願意多賣力氣，幾個人頂不了一個人用；現在是一個人可以頂幾個人用。不能拿老眼光看新社會呀！”站長沒話可說，就推辭說：“我管不了，你找調度員去。”

鄭錫坤就拿起電話，跟調度員聯系。調度員聽了，也是滿口“不行”。鄭錫坤說：“我們都是青年團員，保證完成任務。”對方說：“我要遵守操作規程，要對人民負責，不能超軸就不能超軸。”鄭錫坤急了，說：“你這叫對人民負責？眼看着豆角爛在車裏不管。咱們不能死啃住老規矩呀，何況我有技術根據……”對方不等他說完，只說了一聲“我不同意”，就把電話掛了。

鄭錫坤急得滿頭大汗。雖說碰了這麼大的釘子，心裏有些不好受；但是他一想到那是人民的財產，勁頭就更大了，就再去向站長請求。他向站長詳細地說明了自己的根據。站長見他一個勁兒地請求，態度非常誠懇，說得又有道理，有根據，也就同意了，而

且代他去和調度員商量。

李成喜、李本棟兩人正在車上等得焦急，忽然看見鄭錫坤喜眉笑眼地跑來，知道站裏已經答應了，那個高興勁兒，就別提啦！

正當鄭錫坤他們把裝豆角的兩個車皮掛上“青年號”機車的時候，站裏又來人說：“不成啦。”鄭錫坤忙問是怎麼回事。站裏人說：“前幾天，皇姑屯有個機車多拉八噸，結果拉不動，反而甩了一輛車皮。你想人家多拉八噸也不成功，你們要多拉六十噸，怎麼成！”鄭錫坤想了一想，就平心靜氣地說：“山林樹木有高低，十指伸出也有長短。人家是人家，我們是我們。人家不能多拉，不能證明我們也不能多拉。你想，爲啥有的人出事故，有的人不出事故呢？”他又把剛才說過的根據說了好久，站裏的人才同意了。

鄭錫坤他們滿心歡喜地等着開車的時刻，想不到在開車的時間上又有了問題，站裏要他們的機車遲一小時開，怕他們的機車爬不上坡，影響了另一趟客車的爬坡。鄭錫坤知道站裏的同志還是不放心自己，他想了一想，就跑去對站長說：“站長，你是知道咱們司機花樣的，咱們經常搶點：到第一站時誤了